

血刃柔情

上

深夜丛书

江湖剑

张梦还



血刃柔情

上

张梦还

江湖
剑



深夜丛书



深夜丛书之血刃柔情 张梦还 著

责任编辑 陈思远

封面设计 张清江

出 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印 刷 内蒙古人民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开本:32 印张:18 千字:400

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00 套

ISBN 7—5387—6860—S/I·623 本册定价:14 元

游剑江湖——出版缘起

高手对决，天地色变！

经发行人百般努力，并斥以巨资，武侠世界中的精品终有机会游剑江湖，与各位侠迷们见面。

一怒而天下惊，一息而天下止，这便是江湖豪杰，太白诗赞曰：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……”史记中有云：“白衣一怒而天下缟素”。

谁有豪情当做此，
仗剑弹铗行天涯。

那个精彩的武侠世界已经随历史的尘烟而风消云散，弹铗而歌，卖裘买酒，豪饮楼头的性情却并未随之消失，在我们与朋友共坐之时，在我们与恋人面对重重困难百折不挠之处，这种性情便可体现其中。

性情中人仍在性情中生，武侠精神不死。

共品人生也好，闲寄余情也罢，各人看书便有各人之收获。

本集共收集名家写于千禧年之后的作品若干，其中有武林名宿丹云、张梦还，也有新星张剑、林峰，更有网络武侠号称邪派高手之鲁卫、苏逸平，日后还将收集更多的大家精品，争取在第一时间献给读者。

架空历史，拥美而歌，笑走江湖，读此类书可娛心娛己以博一笑；

重叙丹青，悲情积愤，逐鹿问鼎，读此类书可评古论今品察得失；

现在，让我们沏一壶热茶，或坐于几前、或卧于床头，翻开还余有墨香的书本，让我们走入书中和他们一起行走黄河两岸、大江南北，在山南岭北与他们同悲同乐。

内容提要

草莽江湖，刀头舔血，江湖中卧虎藏龙。

铁衣社社主冷云飘领导手下数千名兄弟，纵横江湖，重情重义，团结一致，来去如风，与官府对抗，隐隐中已成为绿林一面旗帜。

在朝廷招安政策下，十二铁机堡投靠奸臣和坤，其首领香浩然与铁衣社针锋相对，两大派系对峙江湖，硝烟起处，龙争虎斗。

“凝黛追魂石小妹，素手飞霜燕玉绳”。江湖中绝顶高手竟不是七尺昂藏，而是巾幗侠女青园双玉——石语情、燕明珠，两人剑快人美，江湖中人听之退避三舍。

梅凌波率性而为，亦是奇女之一。

白玉珍为满清特册之汉人格格，此女心高气傲，且不以世俗为礼，敢爱敢恨，不以承恩公后人身份为羁绊，毅然与铁衣社好手陆云亭相恋。陆云亭虽爱在

心间却不欲连累白玉珍，悄然离开，白玉珍一气之下，将幼女抛弃，拜在沧州凌云一剑门下，以“春水寒”剑法威镇江湖。

白玉珍性欲强烈，在自然生理要求之下，与欧阳云从相好，也由此得到权相和坤赏识，白玉珍为报铁衣社抛弃之仇、青骨门小视之恨，奔走江湖对付铁衣社，与青园双玉争艳比高。

然侍事到临头，当初一段情感却放之不下。

周玉为洛阳豪富，且甚为敬佩冷云飘，在他柔情感动下，师姐白玉珍终放弃仇恨，与铁衣社握手言和，众生灵免涂炭之灾。

和坤因巨贪而倒，其藏银竟有数亿两之多，嘉庆私心贪婪，不欲充斥国库，只想独吞；各衙门雁过拔毛，各出好手奸计；江湖群雄虎视，蠢蠢欲动；关外大豪率众而来，其势汹汹，大战展开，各路人马各显其能！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野店双骑 荒林血战 | 1 |
| 第二回 | 章台弱柳 多情铁判 | 20 |
| 第三回 | 红粉秀士 游戏风尘 | 51 |
| 第四回 | 夜半警兆 妙婢伤敌 | 72 |
| 第五回 | 巴结贪官 暗通款曲 | 93 |
| 第六回 | 思过楼头 手足情重 | 114 |
| 第七回 | 美人名士 诗酒风流 | 136 |
| 第八回 | 包藏祸心 阴谋诡计 | 164 |
| 第九回 | 仗义救友 姐弟反目 | 183 |
| 第十回 | 铁机堡前 剑影刀光 | 212 |

第一回 野店双骑 荒林血战

这里虽然是荒郊旷野，却景色宜人，刚下了一场大雨，树梢滴水，草润雨露，这时正有两位年轻人牵着坐骑来到树林边。

前面的一位约莫二十五六年纪，气质儒雅，容貌俊秀，身着银色长衫。

“张富，”他对身后那人道：“雨停了，那批家伙也该上路了，你再去探听清楚，我就在那家野店等你。”

“是，二当家。”张富翻身上马，沿着官道向北驰去。

当那年轻人牵着马来到这路旁的野店时，店掌柜早迎了出来，满面堆笑：“客倌，里面请，刚才好一场大雨啊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？”那年轻人笑道：“我也正想歇歇。”

店掌柜十分殷勤地接过坐骑，拴在道旁的小树上，此时那年轻人已倚桌坐下，笑道：“你老哥不用张罗了，冲一碗茶就行。”

“就来，就来。”那店掌柜冲好了茶。

那年轻人摆手道：“我瞧你这儿也没有别的客人，陪我坐会儿，行么？”

“只要客倌不嫌弃，哪有不行之理？不敢请教客倌高姓？”

“不敢，我姓花。”

“尊姓花？”那店家上下打量对方，脸上不知不觉就有点泛白。

“怎么啦？”那姓花的年轻人道：“我姓得不大对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是这意思。”那店掌柜道：“小人见客倌鞍上系着

血刃柔情

一口宝剑。”

“那是我用来防身的。”那年轻人端起茶碗，饮了口茶，道：“不错，想不到你这里也有好茶。老兄，我看你神情不大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那店掌柜定了定神，方道：“花公子，不瞒你说，小人王老实开了这间鸡毛店，虽说本小利微却也说得朝迎南北，暮送西东。”

“这我明白。”那花公子道：“你往下讲。”

王老实继续道：“在我们这一带地方，称得上霸字号的江湖好汉，首推五龙山燕子崖铁衣社，再数下来就是火骑会、黑鹭帮，以及十二铁机堡等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。”那花公子从袖子里取出一柄摺扇，打了开来轻轻摇着：“王老哥，我明白了，你认为我是铁衣社的二当家花惜春，对不对？”

“花二爷！”王老实道：“小人虽然未拜识过您老金颜，可是毒心血刃玉郎君的名号，迎风飘扬三千里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您阁下气宇不凡，又生得这般俊俏，再加上姓花的人在北方并不多，不是花二当家又是谁呢？”

花惜春点点头，深深叹息，说道：“王老哥，听你的谈吐，应该是仕林中人，怎么靠这间鸡毛店糊口？真是屈才之极，不错，我是花惜春，倒是给你猜着了。来来来，坐下喝菜。”

“花二爷，小的可是安分良民，小的和您老往日无冤今日无仇……”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花惜春皱眉道：“我又不是疯子，难道见人就杀？道路传言，不可尽信。你瞧我这人不是挺随和的么？何须怕成这样？”

王老实擦拭着额上冷汗，说道：“花二爷，您别见怪，委实您老的名头太吓人了。”

这时远处一匹快马奔来，王老实刚站起身，花惜春笑道：“你

血刃柔情

不用理会，那是我的伙计。”

那匹枣色骏马转眼间便来到让，马上人正是张富，此时已脱去外衣，内里是黑色紧身衣裤，背负单刀。

他一跃下骑，紧走几步，单膝点地即起，身法十分俐落，沉声道：“张富见过二当家，二当家交代的事已查探清楚了。”

花惜春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真是十二铁机堡的杂碎们？”

张富道：“回二当家，半点不差，两辆篷车装载银子，出动了二十九个毛人，好像保镖一样，距此不过七八里地了。”

花惜春“嘿”了一声道：“为首者是玉面温侯吗？”

张富一点头：“正是常志远，不过常志远本人没见到，押车的是他的朱雀堂堂副夺命斧徐魁和前锋将吴铭剑包松，以及五名硬把子、二十一名护堂手。”

“很好！”花惜春合拢描金摺扇，往桌上一拍：“这干东西真是越来越胆大放肆，非但掳人勒索，更公然收受赎金送还肉票，大张旗鼓明目张胆，再不管管他们，十二铁机堡简直要狂上天去了。”

“二当家说得是。”张富道：“这些家伙确实该好好教训他们一下。”

花惜春微一点头，说道：“好吧，咱们迎上前去。”取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王老哥，这是你的茶钱。”

“我的二当家，”王老实道：“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呀？”

“多的赏给你，王老哥，你太老实了。”

张富带过花惜春的坐骑来，扶他骑上，然后一跃上马，抖开缰绳，疾驰而去。

王老实拿起银子，眼望远处，重重叹息一声。

官道上一列骑士，护着两辆篷车缓缓地走着。

这一列骑士约有二十七、八人，分着黄蓝两色劲装，穿黄衣的只有六、七人，显然地位较高，正是北六省江湖上赫赫有名的

“十二铁机堡”所属。

铁机堡是以十二座护庄堡楼而得名，通常的堡护只有四个，最多不过五个，而这间香氏庄院的堡楼竟有十二个多之，而且护堡武士功夫硬札，江湖上一提起十二铁机堡，说得上盛名远播。

堡主香浩然，擅使一条水磨竹节鞭，外号人称银发灵官。

表面上香浩然良田千顷，富甲一方，实际上此人脚踏黑白两道，手下高手不少，还招纳亡命之徒，有时候杀人越货，绑票勒索，做得比绿林道更绝、更狠。

香浩然发妻早故，却又坐拥几十名美妾，去年把他最心爱的宠妾如君托人走门路献给和坤，这一来交通官府，声势更旺，名望更高了。

至于十二铁机堡的护堡庄丁倒并不算多，总共不到三百人，可是人人都有几下子，功夫差的人根本挤不进十二铁机堡。

堡中共分五堂，每一堂辖好手五六十名不等。

从前，香浩然的手下只是偶然干一两次黑道上的买卖，而且是偷偷摸摸的，近一年来却越干越起劲，越来越无顾忌，官府不闻不问。有和中堂关照，大小衙门谁敢多事？

这列骑队领头的中年壮汉正是夺命徐魁，此时他骑在马上也有点懒洋洋的。

看看快接近一座树林，他身旁那瘦削的黄页汉子便道：“堂副，遇林莫入，我看先派两人探探道的好。”

“不必了吧，包松。”徐魁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用得着么？”

“堂副，总以小心为上。”

徐魁点点头道：“也好。”

包松扬声喝道：“去两个人探探道，看林子里有没有碍眼的。”

立即有两名蓝衣大汉纵马驰离骑队，直奔树林。

他们来到树林边，勒着马转了半个圈，眼皮子也没眨一下。

其中一人道：“妈的，鬼影子也没一个，包头儿太小心啦！？”

血刃柔情

另一人道：“季二哥，你留在这儿，我招呼他们去。”

“去吧！”那季二哥道：“我也实在懒得动了。他娘的，咱们干这种买卖不知多少回了，还这么疑神疑鬼的，干嘛不回家抱孩子去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说得是嘛！”圈转马头向后驰去，一面招手道：“没事儿，过来吧！”

徐魁一挥手，骑队缓缓前进，一面对包松道：“我说不会有事嘛！”

“那当然最好。”包松道：“我也不愿出事儿，要不然，我们旋风堂黄堂主又有闲话了。”

徐魁道：“黄采这老小子莫名其妙，他满口江湖规矩，仁义道德，还不是照样伸手分一份？老堡主居然还能包容他，真是怪事。”

包松道：“不过黄采的把式硬，这也是事实。”

徐魁冒火道：“把式硬又怎么样？光说不练，管个屁用。”

一个“用”字没离舌尖，对面一声惨号划空而起，有如一柄尖刀刺入心弦，听在耳里几乎连血液也一下子凝住了。

惨叫声未歇，对面那名被称为季二哥的骑士，已伏在马上，坐骑狂奔而回，身体渐次歪斜，终于一跤栽下马来，俯伏在地，他背上插着一把飞刀，深没及柄，刀把上还飘着一块刺目的红绸。

徐魁一惊之后，立即下令，说道：“有对头到来，大伙儿散开，下马护车。”

立时蹄声杂沓，众人纷纷下马，钢刀出鞘，凝神戒备。

这时林子里缓缓走出一匹枣色骏马，马上青衣骑士正是张富。

徐魁冷冷地打量对方，说道：“相好的，刚才在树林里抽冷子放倒我这孩儿的，是尊驾你？”

张富懒懒地道：“徐朋友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？”

徐魁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朋友既是认得在下，当然知道我们是

血刃柔情

哪个码头的，这么说来，朋友仍然是冲着我们十二铁机堡而来的罗？”

张富要死不活地道：“大概是吧！我和你断命斧徐爷素不相识，今天一出手就先宰了你们的人，又这么朝你们面前一站，若不是冲着十二铁机堡，难道是冲着你一个小小的堂副？”

徐魁怒道：“少给你徐大爷嬉皮笑脸，报你的山门。”

那富在马上伸了一个懒腰，笑道：“这山门嘛，少不得要报的。可是还得把你们那个什么瘟什么侯的常志远请出来，我自然会报山门，你断命斧徐爷还不配听。”

“放肆的东西！”徐魁道：“常堂首不在此间。我姓徐的既然问得出口，天塌下来也有姓徐的顶着，少废话，快说。”

这时树林中转出一个身着银绸长衫，手提黑鲨鱼皮鞘长剑的俊秀文士，对张富点头道：“既是这位徐堂副挑得起，那就不用等常志远了，挑明了干吧！”

张富肃然道：“是！二当家。”偏腿下马，一拍马股，那匹马儿便窜入林中。

张富朗声道：“白云飘浮，江河自流，山川无界，我播我收。”

徐魁惊得退后一步，喝道：“大伙小心，是五龙山冷云飘手下架梁来了。”

张富应声道：“徐当家的，今天你是吉星高照行大运，铁衣社的二当家亲自伺候你老兄来了。”

包松叫道：“堂副小心，对方是毒心血刃玉郎君花惜春，此人向不轻出，出则大劫临头，你得稳着点。”

“他妈的老包，你少说一句行不行？”徐魁着急道：“大伙聚拢点，准备攻击。对方总共才两个毛人，没什么大不了。”

张富笑道：“宰你这批王八羔子本来就是小事一椿，当然没什么大不了。”

花惜春摆一摆手，柔声道：“张富，对方是铁机堡朱雀堂的好手，你言语之间还须尊重些。”

血刃柔情

“是，二当家。”张富道：“您请！”

花惜春上前两步，欠身道：“徐堂副，花某奉敝社龙头大哥之命，率属下副手张富，特来伺候各位，敬请各位赐教。”

徐魁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花二当家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呀！”

“这点我明白。”花惜春点头道：“所以你我全是身不由己。”

方才包松说得不错，这花惜春平时专管内堂事务，向不轻出，徐魁、包松都不认得他。

可是人的名，树的影，这花惜春年纪虽轻，却是魔霸冷云飘手下头一员大将，徐魁当然明白对方一身所学，高出自己不知多少，别说单打独斗自己绝非敌手，就算此地二十八人齐上，恐怕也讨不到便宜。。

这个张富的名头，在江湖上倒是从未听说过，不过花惜春已经点明了张富是他的副手，那就决不会是省油的灯。

徐魁十分明白，交刃溅血，人数的优势，远不及武功强弱来得重要，对方虽然只有两人，却已经摆出了稳吃的架势。

这么一想，任他徐魁平时再强再狠，此时也不由毛了心，寒了胆。

可是当着一干手下，又没法子说软话，这时的徐魁，真的感到进退维谷，不禁满头大汗。

花惜春再上前一步，温和的道：“徐当家，花惜春敬候列位大哥赐教。”

徐魁咳了一声，清了清喉咙，抱拳道：“二当家的，我久仰花二当家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子。武功高强，仁义盖天，平时敬仰得了不得，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相会，我倒很想和二当家交一个朋友。奈何……这个……唉！今天呢，我和二当家碰上了，这真是大不幸。没法子，只好和二当家走上几招，不过我徐魁的把式自己很清楚，在你手下一定讨不了好。二当家的，你手下可得收着点呵！”

血刃柔情

花惜春静静看着徐魁，微微叹息，说道：“徐爷，承你高看，把我抬了又抬，捧了又捧，花惜春也不是不明好歹的人，奈何我们老大交代得很清楚，不止要银，而且要命，列位兄台，小弟身为铁衣社属下，龙头之命，怎敢不从呢！”

徐魁听得满头大汗，他转过头去，只见他手下六名“前锋将”都满面怒容，大有不惜一拚之势。

花惜春又道：“我看徐兄和我单挑之举，最好免了，干脆你们齐上，这样彼此都心安一点。”

这时徐魁手下的“双刀”荆喜便低声道：“堂副，咱们拚了。常堂首马上就会赶到，只要我们缠得住对方，那就不要紧。”

徐魁低声道：“老荆，你别犯糊涂，姓花的那一身把式硬札得很，别说堂首赶到，就算咱们堡主出马，也未必克得住人家。”

荆喜道：“那也没法子，人家立意要宰人，咱们装孙子也不行呀！？”

徐魁低声道：“老包，你足智多谋，快出个主意呀！”

包松道：“事到如今，除了硬闯也没有别的法子，咱们人多，一拥而上，贺车的弟兄加鞭冲过去，他们既要拦车子，又要对付咱们，自然会分神，也许咱们会闯得过这一关。”

徐魁无奈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这时花惜春已看见远处一条人影风驰电掣般奔来，便低声对张富道：“看见了么，来人身法好快，是个硬点子。”

张富也悄声道：“一定是那玉面温侯。”

花惜春低笑道：“看来是个扎手货。”

张富道：“再扎手也是二当家剑下游魂，多一个送命罢了。”

“少给我戴高帽子。”花惜春笑道：“徐魁要出手了。”

此时对方的徐魁略一摆手，他手下人皆散了开来。

徐魁道：“二当家，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“言重了！”花惜春道：“请！”

徐魁喝道：“包松、荆喜、杨彬，带十二名护堂手伺候花二当

血刃柔情

家；马景升、吴明，带五名护堂手对付姓张的，上！”

众人暴应一声，人影闪动，分扑花、张二人。

徐魁又叫道：“剩下的人护车，随刘侗冲过去，快！”

车把式鞭声连响，两辆篷车飞一般地冲了过来。张富连忙跃开，让过篷车，转身便向篷车追去。

“不用追，张富。”花惜春叫道：“先收拾这一批人，车子跑不掉的。”

张富答应一声，拔出背上的紫鳞刀，“叮当”两声，架开马景升的护手双钩，刀光一闪，迫开吴明，接着大转身，一刀将一名蓝衣大汉砍翻。

这时只听见人声惨叫，已有六名蓝衣大汉死在花惜春剑下。

吴铭剑包松，双刀荆喜，银蛇杨彬分三面围攻花惜春。包松纵身飞刺，不料人家更快，那一泓秋水似的剑锋，好似老早摆在那里，等着他扑上去一般。

吓得包松惊叫一声，急忙身形发仰，一个细胸巧翻云，倒射出去。

他身躯刚刚落地，只听一声惨叫，荆喜一颗人头飞起老高。

“老荆呵！”杨彬一面大叫，一面猛挥银蛇刺，挨命往上扑，花惜春身躯微侧，青莹剑从杨彬大腿里拔出来。

一转眼之间，徐魁手下两名好手便一死一伤，连人家怎么出的手也没有看清楚。

徐魁眼见手下人给人家砍瓜切菜一般，一股无名怒火直冲脑门，一摆双斧，喝道：“姓花的，你太狠，也太毒了。”

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，花惜春长剑挥动，有如星光四洒，一面道：“交刃溅血，以命换命，不得不狠，也不得不毒。徐兄，你要原谅。”

徐魁怒极，骂道：“老子和你拚了！”

花惜春道：“欢迎之至。”话犹未完，又有两名蓝衣大汉丧生剑下。